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不确定时代·金陵碎片
摄/马康



这是“神迹”

日前上班，一个意外场面让我感动：来自苏北的作者小草，笑盈盈走过来递上糖果——她不是被断言离不开轮椅了么？她母亲在一旁低语：这是“神迹”。今天老远赶来，就为对省作协道一声“谢谢”！

她们慢慢走进作协一间屋子，也走进主

席室。那年得知小草不幸摔成重伤，省作协上下多方为之忙活：范小青悄悄送去自己一笔文学奖金；黄毓璜专门写了“阅读小草感言”；她的作品得到作协的“重点扶持”；叶弥等人还为她找医生、寻药、赠书……

可惜她的病情太不容乐观。

支撑她人生重新站起来的力量，有医学，有神学（她母亲持久的祷告），也有她钟爱的文学。

桌上的糖果，形似一个个芭蕾舞的舞者，旋转出一片惊喜，表达着对文学的感恩，也传递了一个机构的体温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新设一栏“书情画意”，展示了作家的别样眼光。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：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一个人的车站

文/范小青

经常一个人坐火车。有时候是出差，更多的时候是回家。因为回家，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、疲惫、倒腾、麻烦、不确定、不安定等等，都无所谓啦！

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，开会的时候，每次都提前到会，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席卡都没放好呢！他们朝我笑，我很难为情。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？不会的，又早了，脾性就是这样的。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，就说，哎呀，怕堵车呀，提前出来了，结果它又不堵了。

至于赶车，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。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，人到了这年岁，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。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，最后一个赶到车站，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，还从来没有误过车，真是大将风度，淡定一哥。学不来的。

于是，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呆在车站。

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。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车站的人太多了，逢到高峰，比如节假日，比如民工返乡或返城，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，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。

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，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。

我坐着，或站着，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，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因为我知道在我

身边，几乎人手一机，不是手提就是平板，没有平板，也一定有手机，前几年还可见MP3，这两年连MP5都已绝迹。

欣赏影视剧，听音乐，发微博刷微信，玩游戏打扑克，也有的抓紧时间办公，有的发邮件，总之不亦乐乎。

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。我也享受着。

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，我一般不带电脑，也没有平板，手机是有的，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，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，或者查一查下一次出差的线路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。

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，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，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听，什么也不想，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，自己的内心，相比身边的人，此时此刻的我，享受的是虚无、空白、空洞，享受两眼茫然。就这样。

一个人的车站，还有许多事情可说的。比如吃饭。我喜欢在车站吃饭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我才不会吃过饭再去车站，相反我会提前出发，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，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，偶而也会开一次洋荤，吃个汉堡，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，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，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，过一个瘾。方便面其实很好吃，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，

不敢多吃，在车站吃方便面，天经地义地哄哄自己。

开水炉的水很烫，一冲下去，香味就腾起来了，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，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？我也想过这个题目，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、片刻间或某一时段，因为它是一种感觉，感觉这东西，那可靠不太住，也坚持不了多久，它可是随来随走的。

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，有一扇绿色的小门，门非常窄，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，每每走向这里，或经过这里，心里总是倍感温暖，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。

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

也有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，忽然就情绪不佳，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，进入会场，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，忽然间的，一下子，心情好起来了，心生欢喜，心生宁静，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。感觉就是这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

有一个人的车站，就有一个人的会场，一个人的闹市，一个人的世界。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

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，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。■

回声

“行者”创刊几个月来，我做过的她的作者，更多的时候是做她的读者。

“行者”的文章几乎篇篇好读，首先是周宪教授的《停电状态》，作者写到家中偶然的一次停电，讲到一家人因暂时远离电子装置回归日常交流所产生的欢乐。他的笔从古希腊故事发端，在不同学科之间自由驰骋，落在亲情与自身顿悟上，亲切，有趣，深邃。

另一篇是杨葵先生的《干吗要读那么快？》，他写了自己因阅读速度不同，两次阅读同一本书的不同感受。“这本书，字里行间美景密布，无数细节动人心魄。你若想被打动，必须有所付出，要付出的就是时间和耐心，读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”所言真是意味深长。

每次读“行者”，我最先读的是主持人语，有时候还会传给青年朋友看。例如：“我一向对‘自由而无用’的灵魂心怀敬意。这‘无用’中有确信的力量，有天空的指向。”此类智性贴心的句子不胜枚举。特邀主持赵翼如女士是优秀的散文家，也是长期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资深记者、编辑。“行者”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生活观与思想线，那是由赵翼如串起的珍珠。

“行者”，读者的福。“行者”，又何尝不是作者的福。

——南京读者 胡丹娃

斜躺在沙发上看《行者》，真是很好的享受。这种纸质阅读的感觉，是电视电脑替代不了的。

——南京读者 艾力

已让报亭给我留了每周一的《现代快报》。《行者》每期都看。

——常州读者 谢雪梅

偶然看到新华社旗下《现代快报》每周期的《行者》，我似乎又找回了纸媒的温馨和墨香。不管是名家还是草根，都用真诚的笔墨，在《行者》副刊闪烁着思想的光芒。有个小小的建议：每期最好有篇各行业的专家的工作、生活感悟随笔，随笔可以涉及到学科，边缘化些。

——南京读者 符家沿

读罢2014年6月9日的《行者》，孟非先生的《天梯上的爱情》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。如果人人都能像徐朝清和刘国江这样，还有什么是困难不能克服呢？我心底欣赏这一对夫妻，也建议孟非先生如果有机会，可以把此事改编成电视剧或话剧，就更精彩了。

——八旬读者 李宜倩

贴近现场

文/赵瑜

报告文学的视域，宜宽不宜窄。生活理念不能代替生活泥土。火焰炫目的先进分子毕竟是少数人，并不能涵盖广大人群。人性人心复杂多样，民生民本各有异形，他们合在一起，方为当代社会历史总构成。更多时候，一段遥远陌生的故事，反而涌动着鲜活生命的脉象，因而，我写了《野人山淘金记》。

丰富的时代生活，为我们提供了彰显独特画卷的可能性。报告文学作家是幸运的。

报告文学和纪实摄影本是一对孪生艺术，将二者结合起来，有利于文体创新。人类初醒时，即在岩石上作画。中国古典文学的流传，包括诗歌与戏剧的印本，向以文字为主。明清以来，印刷技术显著提升，出版家加入“绣像”，至民

国演为时髦，各种读物变得活泼起来，是今日“读图时代”的先声。

摄影艺术澎湃百年，情况发生巨大变化。人们睁眼看世界，不仅需要文字，同时需要图像。摄影成为“唯一能够在时间中固定一个确定的瞬间的表现手段”，比之绘图更加真实可信。有人认为，“一段历史，如果没有影像和文字的记录，就等于没有这段历史。”摄影叙事和纪实文学叙事越来越不可分割了。图片记录历史反映现实，成为档案文献，从某种角度看，超乎文字意义。

近年诞生一部《新传媒环境下的摄影》，我从中领受到中国摄影人的创新思想，思量我们报告文学的前景与新生。报告文学以真实取胜，纪实摄影同样以“永不撒谎的证据”夺人眼球。

告别银盐时代，革命性的数字技术让摄影更加便捷。人们利用相机乃至手机拍摄，对中国当下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问题进行反思，迫使报告文学作家严重地关注这一趋势。两层窗户纸，各自朦胧间，一捅就破，一捅就通，我们看到了透亮的光。图文结合呈现，学科交叉并举，促推创新，是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的新课题。文学表述加视觉化艺术，让读者贴近现场，感受真实，报告文学更能增强生命力量。

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图文试验。我提笔写作时，尚能自信操刀，相比之下，我的摄影技艺则难尽如人意。但我还是倾尽全力，表达了现场。

让我们脚踏泥巴，“一竿子插到底”，继续试验下去。■